

.....[美] 马丁·迈耶 著

苏云 开方 译

华尔街黑幕

HUAIERJIEHEIMU

——
所罗门兄弟公司及证券市场中的腐败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全球畅销图书文库 · 财经系列

QUANGIUCHANGXIAOTUSHUWENKU · CAIJINXILIE

[美] 马丁·迈耶 著

HUAERJIEH
华 尔 街

—— 所罗门兄弟公司及证券市场中的腐败

C1728702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Nightmare on Wall Street

© 1996 by Martin Mayer

©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由 (Cris Brown. Ltd. 安排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国际) 授权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 何朝霞

封面设计: 文小牛

技术设计: 何 华

全球畅销图书文库·财经系列

华尔街黑幕

[美] 马丁·迈耶 著 苏云 开方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锦祝印务所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8.0 插页 4 字数 150 千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220—03820—8/F·313

定价: 12.50 元

内 容 简 介

在《华尔街恶梦》中,畅销书《银行家》的作者讲述了华尔街轰动一时的丑闻——美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投资公司所罗门公司的殒落故事。所罗门公司的管理者们——号称“宇宙之王”——和他们的骄妻们飞扬跋扈,骄横恣肆。他们自以为能安然躲过风暴,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没人喜欢他们,但却倍加尊敬——甚至惧怕他们。可是他们不断膨胀的私欲注定其灾难必将来临。他们对政府债券市场的操纵比在垃圾债券交易中进行讹诈或内幕交易危害更大,这是一群有组织的嗜血狂。所罗门的故事也正是 80 年代风云变幻的华尔街的缩影。

几十年来,所罗门的合作伙伴们,利用其交易员们的胆识、特长、可信度、贪婪和运气,打破了传统的枷锁,建立起了一个金融巨人王国。交易员们成了银行家。1991 年夏,所罗门以其 1700 亿美元的资产成为世界商业巨人,在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有公司的机构,它也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交易商。但与此同时,所罗门也变得骄奢横溢,恃强欺弱,《自负的篝火》及《说谎者的牌局》两书对其所作所为进行了冷嘲热讽。别人都痛恨所罗门的傲慢无礼,但又害怕它在社会中的影响。所罗门公司高级管理者们甚至以为他们可以自作主张任意制定交易规则了。最后,当公司在涉

及一桩价值 100 亿美元的操纵政府债券市场的丑闻中,它断送的不仅是其主人饭碗,更使公司的信誉丧失殆尽,这可是一个信誉即一切的行业。

这场戏剧中的人物在金融史上都各有千秋:温和的比利·所罗门,他将一个被公司合伙人称为“一群没教养的玩牌的乡巴佬”组成的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投资银行;其次是他那脏话连篇的二号人物及继任者约翰·古特弗罗因德,尽管他曾被《商业周刊》冠以“华尔街之皇”的美名,但他却始终没能管理好自己的王国,甚至没能约束好其挥霍无度的第二个妻子;威廉·西蒙后来成为财政部长,他是盈利颇丰的举债套购的创始人;西德尼·霍默和亨利·考夫曼都是优秀的债券及货币市场分析师,他们给公司的销售员们提供了一流的原始材料;詹姆斯·沃尔夫索恩,这位殷实的澳大利亚人组织了克莱斯勒紧急贷款行动;刘易斯·拉涅里,这位臃肿的前厨师使抵押交易变成为华尔街最有魅力的交易方式;年轻的“银行家”们在 80 年代后期设计了一连串的借贷交易使所罗门获得巨额利润,虽然当借贷人最后破产时,其中一部分还必须返还给他们;最后还有那些年轻的、胆大妄为的、充满野心的交易员们,他们在政府债券交易市场中“弄虚作假”,因为他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公司要求他们有持续的盈利产生,而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一行业靠诚实是不可能永远赚钱的。

一个靠牢固的顾客关系,大交易量,小损失及崇尚冒险建立起来的公司最后成为一个有 1700 亿美元资产的狂妄暴徒,它一开始时对其非法行为不加重视继而又竭力掩盖事实真相。《华尔街恶梦》以其从关键人物那儿得来的独家消息及大量吸引人的内幕故事,讲述了世界最重要的市场中一个公司的腐败行为,揭示了里根时期政府法规的松弛对华尔街及以后整个体制的危害。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比利掌权	(18)
第二章 市场的魔力	(34)
第三章 数字的魔力	(63)
第四章 金钱的操纵	(91)
第五章 银行业的奥秘.....	(111)
第六章 拉涅里的突袭者们.....	(138)
第七章 长堤一蚁.....	(159)
第八章 伸手必自戕.....	(184)
第九章 所罗门的辩解.....	(212)
第十章 政府的所作所为.....	(228)
尾 声 谁代表公正.....	(243)

序 幕

丑闻败露

1991年8月7日，星期三早晨，十几位律师与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级经理们聚集一堂召开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地点是派克大街的瓦赫特赫尔·利普顿·罗森·卡茨公司的会议厅，议题内容是法律公司历经一个月工作调查所发现的有关所罗门兄弟公司政府债券部的违纪行为的报告。这份报告对他们来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坏消息是违纪行为涉及面广，次数频繁，性质严重，牵涉到滥用金融市场中一些最重要的公司名字；好消息是律师能辩护说财政部的立法松懈，公司所做的一切可能并不触犯法律。

所罗门代表的领头人是乘坐豪华大轿车赶来的董事长、总经理及首席执行官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他称自己是“好朋友”^①，几乎所罗门董事会每个成员都有豪华轿车和司机）。他年

^① 英语中“好朋友”（good friend）一词与古特弗罗因德（Gutfreund）发音相似。（译者注）

届61，体态笨重，行动迟缓，下巴短小，头发稀疏，还戴着大框厚片眼镜。他行色匆匆，因他第二天早晨在伦敦还有个约会，得赶上肯尼迪机场下午1:45分的飞机。由于日程紧迫，他显得有些粗暴，并没介入讨论中：他愿意做别人认为最好的事情。

古特弗罗因德的公众形象是一位傲慢无礼得近乎蛮横的人，那支整日不离开嘴巴或手指之间的大黑雪茄更强化了他的这一形象，同时也由于他偶尔在社交场合冒出一串交易场所的脏话，（一位在公司常与他接触的人士说：“你必须明白，‘操’这个词在所罗门公司的含义是喘一口气。”）但他是劳伦斯维勒奥伯林学院——全国最高级的预科学校的毕业生，他的第一任妻子乔伊斯·洛是贝尔·斯特恩公司的华尔街名人特迪·洛的女儿。他书看得不多（1991年初他告诉采访者，他藏书不过100册），但他在大学主修的是英语文学。1962年，在他第一次成为合伙者之际，所罗门有一半以上的合伙者都没有上过大学。基于这样的经历，古特弗罗因德认为自己比大部分公司同僚有教养。那些熟知他的人——他并非一个广交密友的人——认为他事实上非常害羞，并有种不安全感。他的父亲是专搞批发的屠夫，他不想让人知道这点。经过不懈努力，他在80年代终于改掉乡音，能操一口纯正的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的英语。

古特弗罗因德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时间内，公司是迄今为止美国最大的政府债券经营商，最大的企业证券承销商，最大的以证券形式出售的住宅抵押非政府承销商（这已成为华尔街最大的生意），美国公司中最大的大宗股票经营商，以及英国和日本最大的国外投资公司。1985年12月《商业周刊》的封面报道冠予古特弗罗因德“华尔街之皇”的封号，并引用一位竞争者

对所罗门公司的评价：“他们现在的地位能在证券界无所不为，应有尽有。”

古特弗罗因德在公司供职 36 年，最初是一位州和地方政府发行以资助公共工程的免税债券的推销者和经营商，转到与投资银行相关的活动后，他一跃而为总监理者，成为仅次于威廉姆·R·所罗门之后的公司第二号合伙经营者。1978 年从所罗门公司退休后，他自己成为经营合伙人，直到他和他的内部圈子里的人通过将合伙者关系转成持股公司而使他成为几百万美元富翁。1984 年后，他是所罗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和首席执行长官。在 1987 年春债券市场危机之前（这次对所罗门的打击比 1987 年 10 月载入历史的股市黑色星期一的打击更大），他和房产开发商莫顿·朱克曼计划在纽约建造最辉煌的公司标志——一幢 67 层的摩天大楼，其中将包括供所罗门公司专用的大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新的所罗门总部远离华尔街，占据全城最佳观赏点：从中央公园西南角穿越哥伦比亚圈，取代城市陈旧的会议中心。大卫·斯特克曼说：“这一项目的耗费将是西方文明史中最为巨大的。”此人结束议员和里根政府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生涯之后刚来所罗门公司不久。

瓦赫特赫·利普顿会议室中坐在古特弗罗因德身边的都是纽约的所罗门高级管理人员。这些人都是前 5 年清洗中幸免于难者。汤姆斯·斯特劳斯是所罗门控股公司的总经理，比古特弗罗因德年轻 10 岁，秃顶，风度翩翩，是政府债券柜的退役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他对那些不欣赏他学历优势的人常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副总经理约翰·梅里韦瑟，年方 40 出头，脸部曲线柔和但具进攻之态，主管着所罗门债券交易的自有帐户。执行副总经理格达尔（戴尔）·霍罗威茨与古特弗罗因德年纪相仿，

原先是位地方政府债券经营商，现在不直接主管公司任何活动。他是公共证券协会的创建者之一，1991 年的证券行业协会主席。唐纳德·福伊尔斯坦先在哈佛法学院学习，1972 年起一直是古特弗罗因德忠实的维护者和所罗门公司的法律总顾问。（一位 70 年代末与他关系密切的前合伙人说：“我不清楚唐的智商是高是低，但大概是应有的一倍半”）。在场的还有公司新近吸纳的公关主任鲍勃·贝克，一位冷漠而举止优雅的南方人，他在证券业和公关方面经验都很有限。

瓦赫特赫·利普顿调查的起因极其奇特。触发事件是 7 月 1 日马丁·利普顿一位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朋友兼顾客打电话给他，说联邦调查局在那儿寻求专家解释的正是所罗门公司在 1991 年 5 月 22 日拍卖美国财政部两年期债券中的违纪行为。起初戈德曼很不高兴看到联邦调查局涉足财产问题，因为上一次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公开逮捕戈德曼的一位合伙者。但戈德曼一旦认清他们此番使命便很乐于合作了。戈德曼不像所罗门，他们是 5 月拍卖后的许多输家之一。

瓦赫特赫·利普顿从来不是所罗门公司顾问，但却为公司做了许多工作。马丁·利普顿作为公司台面上的负责人，是古特弗罗因德 20 年的好朋友，尽管他比古特弗罗因德身材高出许多，但他们形态相近——体态偏胖，圆脸庞，没有天生的吸引力，是靠头脑和人格力量来获取领导权。瓦赫特赫·利普顿的公司是全美人均律师薪水最高的公司，而利普顿又是该公司薪水最高者。1983—1984 年间，古特弗罗因德正与大卫·坦德拉开战——此人以后称为菲布罗一所罗门公司的总经理及首席执行官。利普顿不约而至，众所默认地加入了争战的董事会议，尽管他既非董事会成员也非公司顾问。古特弗罗因德解雇了六人经营委员会成员之

一的刘易斯·拉涅里，就在利普顿的办公室执行此举。拉涅里叫古特弗罗因德“爸爸”，而古特弗罗因德则叫他“孩子”，拉涅里还是所罗门主导的抵押证券部创始人，80年代早期所罗门有争议的最大的创利者也正是利普顿，在1987年首次将不令人愉快的话传给古特弗罗因德，说公司的扰乱者罗·佩雷尔曼计划袭击所罗门，并要护送他（尽管他并非滞留）到利琴丝饭店赴宴，在那儿佩雷尔曼告诉古特弗罗因德他的工作处于危险境地。

利普顿和他的妻子还是古特弗罗因德那位过度自我放纵的第二任妻子苏珊的朋友，尽管如众人相信的那样，他并没有意介绍他们。苏珊闻名于市内时装界并在各方面领导新潮流，她因声称花费200万美元装修古特弗罗因德834号大街上的套楼公寓而上了头版头条，还花费100万美元装修在巴黎寓所底层的车库，并花成千上万美元为亨利·基辛格开60岁大寿的喜庆宴会。有传闻说她从不重复穿同一件睡衣，有许许多多的衣服在河边寓所的库房里，古特弗罗因德在未经允许就使用别人的阳台以容纳那棵大得无法装进任何电梯的圣诞树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了那儿。这只是流传的几个真实故事或在市内名流中传说的故事，还有许多尚未公开的，例如，苏珊订购了协和飞机的两个座位，使纽约的点心师能将蛋糕运到巴黎庆祝在卡纳维莱特博物馆为约翰举行的60岁生日晚会。

利普顿打电话到古特弗罗因德的办公室试图告诉他戈德曼的消息但得知古特弗罗因德在巴黎，他的妻子想参加7月4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私人招待会。幸运的是利普顿正好前往欧洲，两位朋友在那儿共进晚餐，利普顿便将来自戈德曼的电话消息转告了古特弗罗因德。古特弗罗因德承认他已得知政府可能认为所罗门公司在5月拍卖中有违法行为；事实上，他要于7月10日赶

赴华盛顿与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格劳伯会面，力图说服他相信财政部的担忧是多余的。然而证管会在7月底发出要求，让所罗门公司报告五月债券交易和融资的记录。这张传票由唐·福伊尔斯坦和索利机构内部政法部处理。

但瓦赫特赫·利普顿进行了一系列证券交易所特别的内部调查，也许公司应该查一下所罗门的政府债券部。利普顿派出一个小组前去调查。直到7月12日，所得到的回答漏洞百出，因此他们又成立了一个比原来大得多的专案小组进行调查。有三个人负责：劳伦斯·佩多维茨是全美律师办公室纽约地区犯罪部负责人；迈克尔·巴尔维茨是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的专职大律师；艾伦·A·马丁来自证管委执法部。8月7日的会议专门讨论他们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以及如何处置这些问题。

祸起萧墙

共查出两大类问题，都非同小可。5月22日拍卖中的问题便是其结果：在5月31日成交日之际，所罗门控制了1993年5月期债券113亿美元中的106亿，这些债券是财政部发行通过拍卖形式给投标胜利者的。与此同时，另有些人也在买卖同样的两年期债券，（这是在“虚股市场”）并等待着财政部再次发行债券。“虚股市场”（when-issued market）是指从财政部宣布发行新债券起，到三个星期后债券正式上市之间的那段时间交易债券的市场。由于这些交易，两年期债券合约购买者在发行之时有资格收到价值80亿至120亿美元的美国1993年5月期财政部债券。合约的另一方将在1993年5月期债券发行之际售出80亿至120亿美元债券，它们是银行、保险公司和在这非正规期货市场

“卖空”的投机者。所罗门及其协助者已赢得拍卖的主动权，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现券。卖空者所能履行合约的唯一办法是从所罗门公司购买或借入债券，借用市场术语，他们被“逼空”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挤逼更加剧了。卖空者最沮丧的日子是7月1日和2日，许许多多的资金卷入了这场逼空行动。价值100亿的债券，只要5月最后一周发生“1/4点变动”（每100美元25美分），就价值2500万美元。爱德华·克瓦尔瑟是纽约证交所专管成员单位诚信度的执行副主席。他后来告诉参院银行委员会：“当我们的成员单位不得不在5月拍卖后再购买债券时，已损失了成百万美元，人们怒气冲冲——我的意思是，交易商发火看来是由于他们受到了愚弄而显得蠢笨的缘故。”然而，瓦赫特赫的律师们将这些事实往最坏处考虑，认为别人不会相信这会与高级管理层和预谋的操纵性“逼仓”联系起来。

律师们调查所罗门得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涉及到一年半来的一系列财政部债券拍卖活动，包括5月22日的那次。财政部规定禁止任一家购买高投标数额超过一次拍卖证券的35%。所罗门公司在债券拍卖中既为自己购买，又充当经纪商，为客户购买。这两者相加的总的购买量是没有限制的——规定只指出一个购买商不能购买超过35%的债券，此规定的目的并不十分明确。在拍卖和成交的一周或10天之内，所罗门能合法地（事实上也正如此）买进在拍卖中代表顾客利益的所有债券。还有，35%最大购买量对每个参与者都是约束。证交所也应该遵守由主持拍卖的财政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所制定的规则。

保尔·莫泽是所罗门公司主要的政府债券交易员，负责为所罗门公司及其大机构客户拍卖投标。他36岁，是个身材矮小，好争辩、缺乏幽默感的人；长着一头黑发，大宽前额和尖下颌。

古特弗罗因德喜欢他多辩好胜的脾气。莫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斥责 35% 的规定，并多次对记者的提问不予理睬，照样为所罗门公司和自己投标超过 35% 的额度辩解。当财政部强行要求他主动减少将达到 35% 规定的投标量时，他借用那些事实上并没要求所罗门公司为其投标的客户名份，来为自己打掩护。

例如在 5 月 22 日的拍卖中，所罗门公司自己投标量达 35%，还代理客户投标近 60% 甚至更高。这些客户包括泰戈尔管理公司，这是家为社会和戏剧界名流进行投资的很大的私人投资合伙公司（其中包括歌唱家保尔·西蒙）。这家公司授权所罗门为其代理投标 15 亿美元的债券，而莫泽却在其名下开了 20 亿美元的标额。当索利公司赢得拍卖时，泰戈尔 5 亿美元的额外份额就“卖给”所罗门公司而列入所罗门计算机系统，而泰戈尔公司对其投标买入并卖出这 5 亿美元的 2 年期国债一事一无所知。尽管有别的证据证实高层领导了解这一盗用泰戈尔公司名份的诈骗行径。瓦赫特赫·利普顿公司的侦探查到在此之前，至少有一次这种滥用客户名份为所罗门公司谋利的假投标行为曾引起过古特弗罗因德、斯特劳斯·梅里韦瑟和福伊尔斯坦的注意——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一位在 80 年代前半期供职于所罗门首脑人物周围的人说，他所了解的古特弗罗因德对这种阴谋诡计的反应是立即“开除这个王八蛋”，但一些在 80 年代后半期供职于所罗门首脑人物周围的人的说法则不同：“约翰·古特弗罗因德会悠然地坐在 55 大街寓所里欣赏他那百万美元的亚当斯地毯，看着大金鹅走进来拉屎拉尿。他有两个选择：他可以杀掉金鹅，或者让人清洗地毯。但他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亡羊补牢

对于这两种越轨行为，瓦赫特赫·利普顿的律师们认为假投标性质更为严重，但决定不对莫泽的愚蠢行为多加追究。毕竟如福伊尔斯坦在公司内部委员会所声辩的那样，财政部除了拒绝投标以外，对于假造客户投标没有特别的规定。对于违反 35% 规则也无特别的处罚条例。向政府撒谎本身是种“犯罪行为”，福伊尔斯坦已在 4 月份就将此事告诉了古特弗罗因德和斯特劳斯，但对公司而言，没有法律义务要向职权部门申报。当佩多维茨及其同事了解了假投标真相后，在福伊尔斯坦 7 月底的一再催促下，利普顿公司自己对法律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与福伊尔斯坦相同的结论。

当瓦赫特赫·利普顿的律师们和所罗门的律师们在 8 月 6 日会面以准备次日早晨向高级管理者的联合汇报时，他们达成了共识。既然迄今已发现众多的假投标，在场的人一致认为两位年轻的主管经理要对此负责并离职——莫泽和他的助手托马斯·墨菲。公司能通过对两人及介入投标的职员进行查处来清洗自己的罪责。（莫泽已感觉到大祸临头，将他已获取的 46000 股所罗门股票期权脱手换取了 164 万美元。）对两位经理的处罚决定将披露给报界以期在政府机构发表什么声明之前先发制人。公司在以后几个月为自己辩护的论点在 8 月 7 日的会议中已完全定型：这是个别人的问题，而非公司风气；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出了害群之马。这并非巧妙的隐喻（害群之马的问题毕竟在于腐烂了全体），但却自然贴切。

参加星期三上午会议者一致同意，促使政府着手进行调查的

逼仓事件也能牵强地应付过去。古特弗罗因德坚持认为这是债券市场常常发生并足以视之正常的事情。在4月债券中也出现了逼仓，那时所罗门的莫泽押错了地方并赔了钱——时间很短，他后来发现了加入挤逼者的行列的渠道。古特弗罗因德料到，那些向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抱怨自己受挫于5月债券惊人赢利的卖空者，会被告知这类事情常有发生。在6月华盛顿之行后，古特弗罗因德以为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格劳伯可能已接受他的申辩，那些交易商在5月债券中遇到的麻烦有可能是正常拍卖的后果。这一申辩以被留在格劳伯桌面上的略图强化了。所罗门所要强调的是有关5月债券的抱怨者们是在无中生有。他们自己对市场判断错误而怪罪于别人。由于戈德曼·萨克斯有电话叫利普顿，公关部长贝克开出一份仇敌名单，认为戈德曼作为痛苦的输家，是他挑起联邦政府向可怜的索利公司开刀。

瓦赫特赫·利普顿那些人对古特弗罗因德的辩护作何感想就不得而知了。它们的内部调查已有许多证据显示所罗门公司确与一些第三者勾结，对1993年5月到期的财政部债券施行市场挤逼，而且，古特弗罗因德是他们的客户，如果他们不愿意违背福伊尔斯坦的定论，即假投标并非绝对必须报告政府部门，那么他们也会愿意接受古特弗罗因德的观点，即所罗门在5月债券中的赢利纯属买者市场的幸运之财。

还有，当古特弗罗因德登上前往巴黎的协和飞机时，那些留在法律公司会议厅的人并非愉快的留宿者，他们显然登上了不知尽头在何方的漫漫旅程。接下去的讨论强调的是继续控制使公众舆论相信：所罗门公司仍占上风，并且愿意尽其所能弥补有损于公司名誉的过失。客户们会忐忑不安，而竞争对手们，尤其是戈德曼，会虎视眈眈。他们不得不向新闻界披露所罗门公司已发现

异常行为，这条消息必须在周五放出，周六见报，这样没人会在8月介意此事。告知政府有关部门也极其重要。在见报之前，必须通知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财政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并向它们发传真。在场的人一致赞同这意见，并又讨论了有关见报的具体内容。

见报内容的讨论在下午继续进行，草稿于周四上午在所罗门公司召开的会议中完成，高级经理们还从公司之外邀请了有求必应公共关系委员会的格尔雄·基斯特。千里之堤，毁于一蚁。所罗门公司声明说：“所罗门兄弟有限公司已向财政部和其他政府机构报告，在财政部债券拍卖中发现与投标有关的异常和违规行为。”在第三段，声明承认：“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反托拉斯分部正在对五月拍卖及以后债券市场活动进行调查。”声明继续说，所罗门公司“已开除了两位负责财政部债券交易的经理……并正采取措施以防止任何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向报界披露的人非约翰·梅里韦瑟莫属，他是公众认为“应对有关政府债券部门的行为直接负责的人。”

在这份会议达成的致命的声明发表后几周，所罗门公司普遍怪罪于瓦赫特赫·利普顿公司。贝克吹毛求疵地说：“见报内容由利普顿和福伊尔斯坦下笔，只是让我们过目一下，甚至不在公司，而是在瓦赫特赫的机器上打印。”但事实上却是所罗门管理层与律师并没弄清此事。而且，瓦赫特赫·利普顿的调查最多只限于在所罗门公司内部本身所能发现的事实，索利公司并没就政府债券交易一事作许多记录。例如，在五月拍卖中杜撰而就的投标记录也就是当场涂写在财政部印制的表格上，塞入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抽屉里的一些数字。从理论上说，总会有人在某地方记下为所罗门公司备案的这些数字，但是当律师们要看记录时却